列女傳補注

列女傳補注卷八 二十傳 無頌　　福山王照圓

續傳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

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春秋魯昭二年六月年月二字誤當作二十六年見春秋經傳

尤之曰尤過責也

取辟不遠存毛詩作譬

陳國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

思于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辯女者藝文類聚引辯作辨辨上有陳字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據注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本爲一事而師授各異故傳述不同耳是有梅之梅或俗本據毛詩妄改魯詩二章俱作有棘故云棘上猶有鴞可知梅亦本作棘矣

歌以訊止訊予不顧夫子曰訊俱誶字之誤誶音碎與萃相韻誶告也作訊音義俱

外矣毛詩誤與此同楚辭注引不誤

聶政之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

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刖而死披分離也戰國策史記俱作皮皮即披字耳刖作出腸二字

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戰國策愛上有不可二字之弟作弟之此誤倒其文耳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弒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欲

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衣縫解也右右背也言袒出右脊以爲表識戰國策有其事漢書曰爲劉氏左袒本此也）

陳嬰之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强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

不甚貴今纔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 棠漢表作堂嬰盖堂邑人爲東陽令史其母播旌人也播旌東陽堂邑俱屬臨淮郡

又能守先故之業 先故猶先古也言能守其先世舊故之業

貽厥孫謀 貽毛詩作詒

王陵之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陵始爲縣邑豪 邑字衍史記漢書無之

一則東嚮坐陵母東嚮者母禮之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本表記文

張湯之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

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湯雖有罪身未被繫繫字誤也漢書但云事下廷尉）亦何厚葬（葬下疑脫為字漢書作何厚葬為）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據漢書所上脫有字反番音幡）

不殿不殘（漢書作殿而不殘）

昊天疾威（毛詩昊作旻）

漢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參猶錯也敞與延年共語夫人從旁參錯之代敞許諾也

展彼碩女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善德來教也此蓋魯詩毛詩展作辰

漢霍夫人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

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娩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娩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太子顯怨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爲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爲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爲博陸

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畫繡絪馮黃金塗爲薦輪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爲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伏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霍夫人顯者漢書注引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監當作醫醫或作壁以形近監而誤也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外戚傳太醫上有并合二字注引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

之屬

奏因令上署勿諭（據外戚傳當作因令奏上署勿諭傳寫者誤倒其文耳）

幽閉良人奴婢（霍光傳作幽良人婢妾守之此脫守之二字）

畫繡絪鞴黃金塗爲薦輸（畫霍光傳作畫此字形之誤也鞴作馮薦輸上有韋絮二字此脫誤作爲字耳絪與茵同車席也鞴音伏又音被車具也亦作鞴）

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霍光傳系作絲下有第中二字）

言忕於惡不知其爲過（忕習也言習慣爲殘賊之行不自知其所行爲過惡）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

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
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
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
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
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
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海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
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

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其嚴母之謂也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嫗母也嚴東海下邳人五子俱二千石故號曰萬石論府下漢書作令論府上欲就延年臘臘建亥之月祭名家人因飲酒聚會也閉閤不見閤門旁戶也小閨謂之閤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延年因自爲母御車歸府舍母意不樂臘及正歲謁畢母便去也正讀如字又音征去汝東海海當作歸見漢書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府丞名義上書言事曰章結結正其罪也

寧自全兮全毛詩作今此誤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

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美人長使婕妤皆婦官名元帝加昭儀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昭儀下脫等字當熊上脫前字明年中山王封中山當作信都此時封信都王至河平中乃徙封中山見外戚傳

王尊妻女

王尊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

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爲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妝奩

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仲卿爲書生書當爲諸生之誤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上句王仲卿之妻及此句仲卿但當作章稱字蓋失之矣臥牛衣中漢書集注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章嘗貴在朝廷漢書章上有京師二字廷下有人字此脫去之事成當上事封事也言封事既成當奏上之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猶與由同事當作罪平日坐獄上閱呼囚坐獄謂罪名所坐收禁獄中者也坐獄二字連讀漢書平下脫日字坐誤作生說者遂以平生爲先時殊失之也宜據此傳以證漢書之脫誤

衆庶給之給與也言衆庶俱冤章給與其財産田宅也

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卷舒猶屈伸也

班女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

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娣有寵
驕妒譖訴婕妤云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
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
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
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假靈登薄
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
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

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豔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

屋蔭兮幃帷晻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悴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葬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始選入後宮爲小使 小當作少少使位第十一等

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 家漢書作象此字形之誤窈窕德象女師

皆古詩篇名 不知出何書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 妹當作娣外戚傳作弟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此衍也

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 呪俗祝字也婕妤二字應作重文此脫

荷性命之假靈 假善也經傳假借作叔耳見說文解字

奉隆寵於層成 層外戚傳作增增成漢宮名

中佩離以自思離與縭同詩曰親結其縭

悲晨婦之作戒兮婦人專男子之事比於牝鷄晨鳴也

哀褒豔之爲尤豔外史傳作閻是也谷永傳閻妻驕扇說者謂是魯詩也毛詩作豔妻此疑據毛詩改耳尤尤物也

美皇英之女舜兮女尼據切舜當從外史傳作虞女虞與下句母周相比對也

雖慇隱其靡及乎靡及言不及古人也乎當作兮字形之誤耳

閔縈華之不滋縈與蕃同滋生也此言己生子不成比於蕃華易落也

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襛褫而離災觀外史傳作館陽祿柘館俱離宮名生子於此仍失之也褫當作褫褫小兒衣也離遭也

遂奄莫而昧幽奄外史傳作晻晻不明也與昧幽義複作奄爲長奄猶忽也莫讀爲暮奄

慕忽然晚暮也

亂曰重猶亂也亂者理其繁辭重者申其餘意

廣屋蔭兮幨帷幠外戚傳作廣室陰兮帷幄暗此蔭誤從草耳幠與暗同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帷裳裳正幅也紅羅當作綺羅

此與外戚傳俱異作紅川綷縩與萃蔡同外戚傳作綷縩文選琴賦注又引作翠粲俱新衣聲也紈亦素也齊人工作之

思君兮履綦綦音其履飾也

雙涕下兮橫流外戚傳無下字

綠衣白華外戚傳衣下有兮字此脫

哀李之行也哀李未詳

漢趙飛燕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爲皇后其弟爲昭儀飛燕爲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紿我從中

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擣以頭擊柱從牀上
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
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
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
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
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
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
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
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
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

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弟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變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外戚傳河陽作陽阿說者以河陽爲後人所改然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亦俱作河陽

其中廷彤朱殿上漆廷與庭同彤朱以赤色飾地即丹墀也殿上以髹漆爲飾

砌皆銅沓砌階砌也外或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其砌縫

黃金塗白玉階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爲飾殳上之階以白玉爲文復說上事也

壁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之釭車轂中鐵也壁中橫木如帶以黃金飾其外如釭形因謂之釭故服虔注曰釭壁中之橫帶也緣服此注有帶字而流俗傳寫漢書遂衍作壁帶誤矣兩猶銜也釭作圜孔於中銜美璧爲飾玉字衍也其旁又以明珠翠羽連綴爲飾

常紿我從中宮來紿欺誑也中宮皇后宮也

懟手自搠懟怨也搠與擣同手椎也外或傳懟下有以字此脫去之

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如是指許美人事也言陛下自己要如是耳不食亦何謂也如是之如外或傳作知字誤

一乃詔許氏夫人氏夫人三字蓋美人二字之誤衍

革篋盛緘之外戚傳革作葦二字形近誤作革是也緘束也

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當作額壯髮者額上髮多覆下故曰壯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濱毛詩作頻即頻字之省頻古濱字也頻水厓也

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

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
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
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騶宰執事皆有差后
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
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
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
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
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髧彼
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爲人婉淑有節行外戚傳淑字作慮音於計切亦通作慮慮訓靜也或作懿其音同耳

故文選注兩引之一女史箴注引漢書作婉嫕有節

操又引皆大家注之婉柔和嫕深遂也一制箭賦注引

曹大家注曰慮深遂也音翳是慮嫕字通故兩存之

今本作淑或後人妄改其文宜據漢書選注還晉本

之舊

焉

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外戚傳無只字不知何字之誤衍

四十人皮弁素積外戚傳作四十九人此脫九字耳皮弁以鹿皮爲冠也素積素裳也

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外戚傳趨作騶疑此本作趣趣騶音近字

通耳詩曰蹶維趣馬

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外戚傳豫作豫飾二字此豫即豫字之誤又脫飾字

耳豫服飾也急就篇云豫飾刻畫無等雙

因廢疾不肯起外戚傳廢疾作癈病

更始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隤於政事而韓夫人皆湎淫色日與更始酣飲沈湎乃令侍中於幃帳之內詐爲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

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首上脫傳字見後漢書何書奏事後漢書何書作常侍此疑誤

梁鴻之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

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麄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逕期字俟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

在敬而𢙣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

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淳作鸞

同郡孟氏之女文選注引女下有也字此脫

七日而禮不成逸民傳作七日而鴻不荅

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斥遠也偃蹇倨傲也言夫子斥遠數妻不娶己亦偃蹇數夫不嫁矣

竊恐夫子不堪堪克也勝也

乃更麄衣椎髻而前更改也麄與粗同椎髻者言爲髻一撮其形似椎因以爲名太平御覽引此作荆釵布裙

自名曰逕期字俟光逸民傳作易姓逕期名耀字俟光與此不同俟俟字形相近此當別有所據

後復相將至會稽逸民傳作至吳不同

雖雜廝保之中廝用也保任也言為人傭可任用也

妻每進食舉案齊眉案几屬舉以進食也齊眉言俛首為恭不敢仰視也或曰案古椀字此言非矣內則亦云御者舉几几案同類何必是椀乃可舉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

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妃嬪者當言繼嗣當時而立爲建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倚無人事皆自爲縫衣裙裁成手皆瘃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

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衝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淨難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閒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

永平世不遷明帝惻然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

奢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

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自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綵縞直領讁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術術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誠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皆自為舞衣袿裁成手皆瘃裂袿婦人上服一曰長襦也瘃陟玉切手足中寒瘃也言自裂衣襦忍凍剪裁手為瘃裂也

有司奏立長秋宮宮名皇后所居也此言請立皇后耳

身衣大練御者兗裙不緣大練以大帛爲裙也緣緣邊也言后及侍御者爲裙俱不加緣

諸王親家朝請後漢書注引漢律春日朝秋日請

未嘗臨御窗窗牖也言未嘗臨窗窺覦

輒戒言不宜晨起及含及疑從字之誤也言晨起從含恐犯風邪霧露故戒之

讀楚辭不覚賦誦過耳疾浮華疾惡也言深惡賦家浮華之辭也後漢書言后好讀楚辭此傳又言讀楚辭不竟未聞其說

時有楚獄因證相引楚獄楚王英之獄也因蓋因字之誤後漢書作因相證引此誤倒其文耳

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財猶僅也言諸子封國僅及楚淮陽之半耳先帝下言字宜移於淮陽王之下屬下句讀之

吾自束修束修言檢束修潔也論語云自行束修

身服大練縑裙練并絲繒也繒帛也縑者取其厚而堅緻

前過濯龍門上後漢書注引續漢志曰濯龍園名也近北宮

車如流水馬如龍後漢書龍上有遊字

蒼頭衣綠直領直領二字後漢書作韝字韝臂衣也以韝左右臂令操事便也此直疑韝字之誤領字涉下句領袖而衍耳

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言抑絕其歲用經費以愧厲之冀欲以靜默止其讙譁耳

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珍獻也言今祭祀之費牲牷則受之大官黍稷又獻於司農

治母喪起墳微大母卽太后之母蘭夫人也後漢書太夫人葬起墳微高

后親往來占視於內占與覘同覘視窺覘也

梁夫人嫕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眞後

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常恐殁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機懲兄弟姦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

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嫕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嫕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嫕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孝和皇帝之姨 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見釋名

以選入掖庭 掖庭宮中署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永巷後改爲掖庭

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三國者梁竦傳云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

列女傳補注卷八

福山王餘萏姛夫校勘

列女傳補注校正

棄母姜嫄傳

汝居稷 臧庸案居蓋后字之誤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汝后稷是古今文皆作后字也古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君稱君之爲言主也故夔亦稱后夔矣鄭注云汝居稷官猶此傳下文云其後世世居稷居稷之文嘗因此致誤稷爲天官故有君稱后稷之文其來已久考證之說蓋未可從

頌惟棄於野 庸案野乃隘字之誤隘與野俗音相近遂誤作野詩生民所謂誕寘之隘巷是也一恤畢皆脂類隘从益聲屬支類古支脂通

鄒孟軻母傳

師事子思 庸案子思大聖然以年計之孟子終不及師事也史記以爲師事子思之門人是

孟子曰不敵 庸案庸著拜經日記向謂敵爲衍字後人妄增入

周南之妻傳

一王室如燬（肅案燬恐即燬之省借字也）

一宋恭伯姬傳

一使下而有知（肅案下當為先字之譌謂先君宣公也）

一周幽褒姒傳

褒姒滅之（肅案威古滅字毛詩古文故作威韓詩今文故作滅毛傳以今證古故曰威滅也）

魯之母師傳

一使明請夫人（王念孫案明請二字義不可通明疑朝之譌）

周南之妻傳

頌凡事遊周（念孫案周當為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𡧃與周相似又涉

上文周南而誤

晉趙衰妻傳

與人勤於隘厄　念孫案困厄字古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無厄字今作隘厄者後人旁記厄字因誤入正文耳古無以隘厄二字連用者

魏曲沃負傳

關雎起興　念孫案文選注引此起興作預見是也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後漢書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日見微曰見幾即此所謂預見也今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妄改之耳王伯厚詩考引此尚作預見

乘居匹處　念孫案乘居之義與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之屬小有不同彼謂四此謂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曰匹乘二也乘居猶匹處耳淮南泰族篇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

雌雄之不乘居也義與此同今本乘誤作乖爾雅翼引此已誤

齊孝孟姬傳

母醮房之中　念孫案當作母醮之房中

梁節姑姊傳

子在內中　念孫案內中之中非衍文古者謂室爲內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史記淮南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漢書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是也內中室中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續外戚世家曰女亡匿內中床下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籀曰內中謂後庭之室是也

齊傷槐女傳

遲其至也 念孫案遲其至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遲猶比也比如比及之比言比其至而宮中皆號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夜引兵還遲明圍宛城三帀言高祖夜引兵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帀也[illegible]史記衛[illegible]將軍驃騎傳遲明行二百餘里義與此同又南越傳遲旦城中皆降伏波言比及旦明而城中皆降伏波也外戚傳遲帝還趙王死言比及帝還而趙王已死也

齊東郭姜傳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 念孫案唯與雖同崔杼怨其二子於慶封欲封使人討之故曰雖辱使者不可以已也古書雖字或作唯說見釋詞及戰國策考正[illegible]如[illegible]逆者一條下

賢明傳頌義小序

妃后賢焉 念孫案賢當爲覽字之誤也此云妃后覽焉下云夫人省茲又云諸姬觀之觀省覽

義並相近也

秦穆公姬傳

衰絰履薪 王引之案左傳衰絰與履薪爲二事此文衰絰履薪合爲一跡不可解或衰絰在履薪之下衰絰以迎作一句後人誤倒其文也

上天降災 引之案上天降災以下三十餘字俗本左傳即據此增入

京師節女傳

使要其女爲中譎 引之案譎乃詗之誤詗伺閒之謂也漢書淮南王傳爲中詗長安

有虞二妃傳

選于林木 馬瑞辰案路史引作遜于林木

棄母姜嫄傳

性明而仁 瑞辰案路史注引作性敏而仁

契母簡狄傳

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 瑞辰案路史引作娣妹浴於元邱之水今本作與其妹娣誤也又案娣娣一人耳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有娀氏有二佚女鴻烈墬形訓云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簡翟建疵姊妹二人皆謂簡翟與其妹爲二史記三人行浴三當爲二之譌補注分娣妹爲二似誤

立子生商 瑞辰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詩亦作立子生商無帝字

啓母塗山傳

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 瑞辰案路史注引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據此是古本辛壬癸甲下當作爲去而治水啓既生呱呱泣云云今本誤以既生啓移於辛

壬癸甲之上又以禹去而治水謨務於啓呱呱泣之下遂覺別有異說矣又案須以辛壬癸甲禹往敷土接於雜配帝禹之下足證劉向亦謂娶四日而往治水今本實有譌脫矣又案路史后紀注紀列女傳作嬌亦今本所無

夏桀末喜傳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瑞辰案路史伐伐蒙山得妹喜詩注引列女傳以爲有施得之

踦其頭瑞辰案路史注引作躡其頭

魯季敬姜傳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胡承珙案毛詩貽作詒無厥字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子各本案子皆妄加也元朗蓋未考此傳

魏芒慈母傳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承珙案說苑反質篇養作理

晉羊叔姬傳

貪惏無期承珙案期度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故歛無期高誘注云期度說文度法制也

衞宣夫人傳

請願同庖承珙案范處義逸齋詩補傳引此作願請又此句下有夫人曰惟夫婦同庖八字此脫御覽引又脫夫人曰三字故補注疑為注文其實即傳文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承珙案王應麟詩考引列女傳匪作非今本仍作匪蓋後人據毛詩改耳又衞宗二順傳引我心匪石匪亦當作非

息君夫人傳

豈如死歸于地下哉承珙案逸齋詩補傳引歸作并據上文云生離于地上下文引

詩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然則作并於文義爲長

魯秋潔婦傳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承珙案所疑圻字或訢字之譌又引詩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毛詩惟作維王應麟詩考載石經魯詩殘碑正作惟此亦一證

楚野辨女傳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承珙案今尚書洪範作毋虐煢獨釋文云馬本作亾侮史記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與此同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作毋侮矜寡矜古通鰥

齊女徐吾傳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承珙案毛詩協作洽此與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同

嚴延年母傳

冬月傳屬縣四論府下承洪案漢書作會論府上荀悅漢紀亦作府下

明德馬后傳

常言繼嗣當時而立承洪案姚氏後漢書補逸引司馬彪續漢書作當以時立又未嘗臨御窗東觀漢記作希嘗臨御窗望姚觀張璠漢紀作未嘗臨御窗屏又車如流水馬如龍范書作馬如游龍東觀記亦無游字

魯季敬姜傳

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洪頤煊案物當是怱字之譌怱古總字毛詩素絲五總鄭亦有總義故怱可以為都大夫

楚莊樊姬傳

得無飢倦乎顧廣圻案飢倦當作䣕倦漢書司馬相如傳窮極倦䣕郭璞曰疲憊也又曰䣕疲極比

與下文側作側
倦者淺人所改

宋鮑女宗傳

以事夫室澈漠酒醴顧姓案下文兩言夫室此當以以事夫室爲句澈當作澂與澄字同

澄漠酒醴言其精也
禮運曰澄酒在下

陶荅子妻傳

荅子治陶三年顧姓案陶即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于陶自謂陶朱公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穰侯列傳復益封陶索隱曰陶即定陶也

棗母姜姒傳

鳥偏翼之李房案偏當作翩同聲假借字也[illegible]詩生民作鳥覆翼之覆翼古字通用木艸齊威虞柏傳補下覆翼文詩卷伯

毛傳作柳下惠樞不逮門之女其明証也樂記煦嫗覆育萬物嫗覆皆以體親之之意

魯季敬姜傳

體於人何有 房案爾雅無人字於何有言非難得之物不足者惜也韋注不明

鄒孟軻母傳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 房案處子猶言幼子子幼子未成人者隨習俗而變故當擇所居也易象下傳虞注曰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選注引作居子處者非

魯黔婁妻傳

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 房案陶潛五柳先生傳贊引作黔婁之言

楚老萊妻傳

可以療饑 房案療毛詩作樂此與韓詩外傳同

魯臧孫母傳

是善告妻善養母也 房案上善字衍文涉下善字而誤

魯公乘姒傳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 房案數謂責讓之也儀禮注紹纖精地姻嫌謂數其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也子皮疑其以欲嫁之故而數之姒自言非此之故也

魏曲沃負傳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 房案夫人二字不衍朝字衍也禮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非出朝也觀虞貞節注及漢杜欽傳可知

楚野辯女傳

妾已極矣 房案釋詁曰極至也作女自言妾已先至其地故責大夫之僕後至而不少引御也

周幽褒姒傳

閭嬃妾遭棄而夜號（房案妾字下疑脱之文二字）

晉獻驪姬傳

小臣臥之（房案之字疑衍文）

齊孝孟姬傳

結其衿繡（房案補注繡綬也本爾雅釋器文婦人之褘謂之繡繡綬也孫炎以爲帨巾郭氏以爲香纓據本傳下文一云夙夜無息爾之衿繡又云夙夜無愆爾之衿繫則以繡繫爲一物矣似當用韓詩繡帶也於義爲近見文選思元賦注引）

梁鴻之妻傳

婁母進食舉案齊眉（房案補注案几屬本說文然進食所舉是槃屬非几屬也當讀章顏

師古注曰無足曰盤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蓋舉案二字互文則異散文則通史記張耳傳曰張敖自持案進食漢書外戚傳曰親奉案上食以及此文進食舉案皆指案而言非指几屬也周官司几筵疏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據知几非甚小之器進食者斷無就几舉之之理內則御者案几乃言長者既坐聚几進之使憑以為安非進食也進食所舉論今之指承槃矣謬行案此條辨則辨矣息意以為案仍是几非案屬也顏注謂有足曰案叙與梁異今坑上安几形制亦矮小舉之非難伯鸞清節不必有五尺長几也

鄒黔婁妻傳

頌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韵王紹蘭按美當爲膏字之誤也傳云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故頌云安賤甘淡不求豐膏也傳又云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諡爲康乎美亦當爲膏與形榮康爲韵

魯臧孫母傳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紹蘭按萌者民也周秦書多謂民爲萌取郭外民內城中猶言四鄙入保也補注舊蒙疏材之說似迂

魏曲沃負傳

王亂於無別紹蘭按於當爲從字之誤也亂從謂亂順左氏昭五年傳使亂大從孔疏引服虔注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傳鄭勝亂從亦謂亂順是列女傳所本下云從亂無別從字未誤而又誤倒其文然可爲亂於本作亂從之證

陳寡孝婦傳

備吾不還紹蘭按備字難解疑當作偝形之誤也魏節乳母傳乳母偝言之是其比

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補注漢地理志陳

屬淮陽國是不爲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曾改爲郡而史缺歟不則太守二字誤也漢字後人妄加之

紹蘭按太字衍文守字不誤漢書文帝紀有淮陽守申屠嘉嘉本傳云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孝文十六年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然則守卽二千石二千石郡國皆有高五王傳云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卽其證故淮陽國亦得有守云此傳當云淮陽守以聞蓋卽嘉也至太守之稱始於景帝中二年卽太爲衍字矣

蓋將之妻傳

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句 君子謂蓋將之妻

紹蘭按戎伐蓋以蓋將之弟爲卿使別治蓋文讀自明補注以別治絕句似誤

齊宿瘤女傳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𤺋駭宮中紹蘭按遲其至也承上讀自通遲者須也說文立部顉待也經典省文作須詹有樊須字遲明遲也有顉待之義此傳謂諸夫人盛服而衛須其至也宿𤺋駭宮中者謂宿𤺋駭宮中之文飾盛服故下云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是其所以駭也又云於是諸夫人皆大懟懟其盛嚴而衛也及宿𤺋爲后閔王出令卒宮中皆填池澤損膳減樂役宮不得重采更卹宿𤺋初至宮中而駭山此也然則宿𤺋駭宮中非宮中駭宿𤺋其義甚明且宿𤺋駭狀可嗤故下文言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若宮中駭宿𤺋則掩口失貌者費文

王孫氏母傳

袒右補注袒衣縫解也紹蘭按說文人部但裼也但裼即戰國策韓非子所謂徒裼袒右之袒但爲正字袒則假借字衣部袒衣縫解也即內則所謂衣裳綻裂袒綻古今字與但裼之義不同

班女倢伃傳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紹蘭按李當爲孝字之譌也寡孝即陳寡孝婦事心養姑班倢伃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其事正同故云寡孝之行也

漢趙飛燕傳

砌皆銅沓補注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

其砌㩀紹蘭按漢書外戚傳作切皆銅沓沓冒師古以切爲門限沓爲冒其頭是也說文木部㮕限也从木屑聲尸部屑動作切切也齒部䶫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釋文切本或作㮕是古音屑近切故漢書假切爲㮕謂門限也金部錔以金有所冒也沓即錔之省文切爲門限故可以銅沓爲冒若階砌則不得言冒矣且下文自玉階別爲一事更知切非階砌廣雅云限謂之丞柣戺㮕砌也砌即切之俗體是亦以切爲門限也沓有合訓但銅沓言取從上冒合爲義非合縱之謂

黃金塗補注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爲飾紹蘭按外戚傳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飾古曰塗以金塗銅上也然則傳

謂以銅沓冒切上又以黃金塗銅沓上也霍光傳云作

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韊獸訊廁黃金

塗於絪馮薦輪之間則塗非路可知故如淳曰絪亦茵

馮所以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以積為茵馮而

黃金塗輿轂也皆不以塗為路說文金部鋈金涂也涂

即塗之正字則塗為塗飾之塗非塗

路之塗矣黃金涂今俗云鍍金是

列女傳補注敘錄一卷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一母儀傳　右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百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
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名號

必揚

右頌義小序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終不更
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爲
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之妻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
敢何有險誠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為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爲世所誦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

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
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
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
向子劉歆作𩔖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
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
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幷傳頌
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
篇幷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
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

中間須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

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亾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亾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今天子

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

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怨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攷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

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

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為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幷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

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乎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

序散亾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眞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删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誑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邪余以謂先王之俗旣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立其惡

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闥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竝撰

列女傳補注敘

列女傳補注者補曹大家注也古之注此書者隋志有趙毋高氏文選注有虞貞節惟大家之注至北宋猶存見於史記正義選注所引凡有數處今不敢自名爲注

故題曰補也照圓六歲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讀書嘗從燕閒撫照圓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傳十五卷今其書亾如能補爲之注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圓謹志之不敢忘分陰遒逝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銜恤追省前言恒憫越以滋懼不揣愚蒙略依先師之詁用述作者之意凡所詮釋將以通其隱滯取供檢諷至於義所常行或傳記成文符人已注則皆闕而弗論誠知疏陋無能纂續前修庶幾企昔先人少酬明發之懷補注成請夫子辨析疑義時加訂正[illegible][illegible]乎爾竊所欣慕焉嘉慶十年八月四日福山王照圓譔

列女傳補注敘錄一卷

子文虎字彭年號少蘭覆校

女文則字順嬰號幼蘭覆校

海陽趙銘彝鳳崖覆校